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
 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卷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魯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黃一革

武進左 杰校正

漢高祖

附田儉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龍於... 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劉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陸漢

研究所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

相宋趙普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徙河南洛陽普沉厚寡言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為推官移鎮宋州表為掌書記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臥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入告太祖欠伸徐起而衆軍擐甲露刃誼擁麾下及即位以佐命功授左諫議大夫克樞密直學士車駕征李筠命普與呂餘慶留京師普願扈從太祖笑曰若勝胄介乎從平上黨遷樞密副使賜第一區拜樞密使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為門下侍郎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無宰相署敕普以爲言
上曰卿但進敕朕爲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職爾
非帝王事也令翰林學士講求故實竇儀曰今皇弟
尹開封同平章事卽宰相任也令署以賜普旣拜相
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是日普兼監修
國史命薛居正呂餘慶叅知政事以副之不宣制班
在宰相後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
已先是宰相兼敕皆用內制普相止用敕非舊典也
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
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

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
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
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下則
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
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此特試卿爾五年春加
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俄丁內艱詔起復視事遂勸
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諸
州置通判使王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庫克實太祖
征太原已濟河諸州饋集上黨城中車乘塞路上聞
之將以稽留罪轉運使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以

獲罪聞敵必謂儲峙不克有以窺我矣非威遠之道也俾能治劇者往蒞其州足矣卽命王祐知潞州及至饋餉無乏路亦無壅召還開寶六年帝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篋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及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卽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及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及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旣而後主遣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及之數江

南君臣始震駭上之偉度屯田員外郎雷德驥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驥憤惋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卽直詣講武殿奏之辭氣俱厲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鑪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二齒命左右曳出詔宰相處以極刑旣而怒解止用闡入之罪黜焉爲商州司戶參軍刺史頗賓禮之及奚嶼知州希宰相意至則倨受庭參德驥不能堪出怨言嶼聞之怒有言德驥嘗爲文訕朝廷嶼因召德驥與語潛遣吏給德驥家人取得之

即械繫德驤具事以聞上貸其罪削籍徙靈武德驤子有鄰意趙普實擠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上始有疑普意矣普爲政頗專廷臣多忌之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玘廉得之以聞太祖大怒促令追班將下逐普賴王溥奏解之故事宰相樞密使每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李崇矩女即令分異之會崇矩客上書告崇矩陰事遂罷崇矩普由是見疑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廣居又營邸店規

利廬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其短會雷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翫法普庇之太祖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普恩益替始詔叅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爲河陽節度太平興國初入朝遷太子太保頗爲盧多遜所毀謂普初無立上意奉朝請數年鬱鬱不得志會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召問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托之事辭甚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以子承

照爲六宅使普再入相未始爲子弟求官上特命之
普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固
當以身許國爾等宜各勉勵勿重吾過故自宥密升
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爲其親屬求恩澤者先是
普上言臣竊見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前特受聖知
昇於密地公私識者盡爲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爲
外任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
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姦邪正直久遠
方知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
思淹經國之才堪赴濟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功

遂以齊賢爲刑部侍郎樞密副使先是秦王廷美班
在宰相上至是以普勳舊再登元輔表乞居其下從
之及涪陵事敗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八年出爲武
勝軍節度帝作詩以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
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謂宰
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
極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
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
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蒼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臣
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雍

熙三年初太祖一日以幽薊地圖示普問所以取之
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普曰
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帝
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
至是河東既平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
曰臣聞戰者危事難保其必勝兵者凶器深戒于不
虞所繫甚大不可不思上古聖人心無固必事不凝
滯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深爲可慮苟或
更圖稽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時涉秋序邊庭早涼
勁馬肥我軍久困切慮此際或誤指蹤伏望速詔

班師無容玩敵臣復有全策願達聖聰望陛下精調
御膳保養聖躬挈彼疲氓轉之富庶將見邊烽不警
外戶不扃率土歸仁殊方異類相率嚮化契丹獨將
焉往陛下計不出此乃信邪語之徒謂契丹主少事
多可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樂禍求功以爲萬
全臣竊以爲不可伏願陛下審其虛實究其妄謬正
奸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興王抑
亦從諫則聖也古之人尚聞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
諛爲安身之計而不言哉帝賜手詔曰朕昨者興師
選將止令曹彬米信等頓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

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安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師等不遵成筭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鬪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爲遼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况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蓋念彼民陷于邊患將救焚而極溺匪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疆場之事已爲之備卿勿爲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普表謝四年移山南東道節度會詔下親耕籍田並百表求入覲辭甚懇切上惻然旣至慰撫數四普鳴咽流涕籍田禮畢太

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籍普舊德爲之表率冊拜太保兼侍中初侯莫陳利用多變幻之術上召見驟加恩遇遂恣橫居處服玩皆僭乘輿宮殿之制于是普廉得專殺不法事力于上前發之乃遣近臣就案利用且伏上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此巨蠹犯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命賜死於商州李繼遷之擾邊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臺故地因令圖之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爲邊患時論歸咎於普頗爲同列所規不得專決舊制宰相以未時歸第是歲大

熱特許普夏中至午時歸私第明年免朝謁止日赴
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冬被疾請告車駕屢幸其
第省之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求致仕上勉
從之以普爲西京留守河南尹淳化三年卒年七十
一先是普遣吏甄從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
語曰趙普宋朝忠臣又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
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上聞之震
悼謂近臣曰普事先帝與朕故舊能斷大事嚮與朕
嘗有不足衆所知也朕君臨以來每優禮之普亦傾
竭自效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朕甚惜之因出涼左

右感動賜謚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
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爲尼太宗再三諭之不能
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
大師初太祖側微普從之遊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
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
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言普爲相於廳
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甕
卽焚於通衢其多得謗咎殆曰此也太祖嘗與普議
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桑惟翰普曰惟翰愛錢上曰
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塞

破屋子矣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嘗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旣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普性深沉有岸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

不爲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大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一日太宴雨驟至上不悅雨良久不止上怒形于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政望雨時雨難得百姓各懼喜令樂官就雨中奏技上大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回上意類此太宗入弭德超之讒疑曹彬不軌屬普再相爲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嘆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卽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祖吉守郡爲奸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

此老
不
當
此
老
矣

具郊禮將近太宗嫉其貪墨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
赦可特勿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
家卜郊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隳陛
下赦令哉太宗善其言乃止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
傳位于帝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命普即榻前誓
書署其尾曰臣普記藏之金匱故帝即位之初命廷
美以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
死德芳相繼天沒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
訪之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
非是時盧多遜為平章事遜博涉經史聰明強力文

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畧發多奇中太祖好讀書每取
書史館多遜豫戒吏令白已知所取書必通夕閱覽
及太祖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伏焉太祖
時多遜知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每召對多攻
普之短未幾普出鎮河陽太宗踐祚普入為少保奉
朝請數年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澤
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
憤怒初普出鎮河陽上言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
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
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

手封其書藏于宮中至是普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爲
權倖所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剋之事上于宮
中訪得普前所上表因感悟卽留承宗京師未幾復
用普爲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
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
怒責授兵部尙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丞旨李
昉等親治之多遜具伏累遣中書守堂官趙白以機
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宮車宴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
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丞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
弓箭多遜受之獄上詔文武集議王溥等七十四人

奏廷美多遜詛咒以顧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
多遜官爵流崖州以并徙其家屬其親于遠裔趙白樊
德明王繼勳趙懷祿閻懷忠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
勒歸私第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廷美
累遣懷祿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懷
忠嘗爲廷美使詣淮海王錢徽求犀玉帶金酒器懷
忠受俸私遺白金百兩金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
忠齎銀器錦綵羊酒詣其妻父潘璘營宴軍校至是
皆伏罪五月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
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

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貶寧國司馬雍熙元年廷美房州憂悸成疾卒年三十八追封涪王謚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爲刺史廷美之得罪趙普實爲之也初建隆二年太祖旣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如何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

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誰敢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不

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
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
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
曹何不釋去兵權一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
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
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
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
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
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惟守信兼職如故
實兵權不在也其後又置轉運使使主諸道錢糧

務厚歛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
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專留每藩
鎮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
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
簽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詔殿前侍衛
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
長吏選所部內兵凡其材用伎藝有過人者送都下
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
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
籍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案閱訓練皆以一當百諸鎮

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普之謀也開寶二年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晏之于后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又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又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節度使武行德白重贊等各陳攻戰閹閣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開寶五年

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溢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帝聞之遣使諸州監輸民租民始不困後彥卿入朝太祖欲使彥卿典兵普屢諫以爲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普復懷之請入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乾德三年秋河決澶州命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贊督丁壯塞之後有譖其私取親兵爲心腹者太祖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親兵陛下必不自將須擇人付之若重贊

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復為陛下將親兵者太祖納其言重贇得不誅後聞普嘗救已即詰普謝拒不見已而出重贇為彰德節度使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一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符彥卿又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疆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為令乾德三年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領部曲上場

大經畧

以辛仲甫為西川兵馬都監帝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仲甫對帝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二也太宗初即位以高保寅知懷州懷州故隸河陽時趙普為節度使保寅素與普有隙手疏乞罷保寅去郡之制乃詔懷州直隸京長吏得自奏事於是魏州刺史訥保平軍節度使杜審進闕失事詔右拾遺李瀚往察瀚因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尊獎王室亦疆幹

弱枝之術也始於唐及五代節鎮皆有支郡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等為支郡長吏得自奏事其後大縣屯兵亦有直屬支郡者與元之三泉是也上納瀚言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意矣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酒坊使彌德超因乘間以急變聞於上云樞密使曹彬得士眾心又巧誣以他事上頗疑之彬罷為天平節度使兼侍中初彬德超誣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及為副使大失望一日詔樞密副使王顯等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執守為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上怒德超除名并親屬流瓊州德超始因知開封府李

符參知政事宋琪之輩為得事上及符取德超屢稱其寃會德超敗上惡其朋黨令徙符嶺表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趙普朱崇生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至者必死不其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是即以符知春州歲餘卒。悟彬無他待之愈厚臨朝累日不憚從容誦趙普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遂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上由是釋然

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不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驛正陽距壽陽三十里而下而藝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上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趙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過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滁滁州城下會翊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

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得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東北太尉以其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其其出兵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蓋軍再來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万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旣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

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
休衆心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
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
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令誓師夜
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
門以入旣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
縱而三擒之旣主帥被擒矣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
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
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卽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
州旣破中斷壽州爲二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

得以擒仁贍自以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
宗大喜見暉於筵中金劒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
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
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
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
能及因益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劒不食而死至
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
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
金陵才一水隔耳旣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接而
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陣寨世宗乘

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爲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金者大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金蓋我宋之鎬沛也其趙學究卽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州引爲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爲宗臣比跡于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元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尙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訟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構者金制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遂辟爲掾後仕爲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遷汴完顏復興行中書事留守燕辟爲左右司員外郎元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

偉之曰遼金世讐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
事之旣爲之臣敢讐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
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
鬚人也已卯六月帝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
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
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於野後皆
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每自矜曰國
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常須用弓匠
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日見
親用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

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
蝕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
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
灼羊脾以相符雁指楚材謂太宗曰此天賜我家
爾後軍國度政當委悉之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
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
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
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
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
民命帝卽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取子女

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
大黃輒愈帝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
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土田燕薊留後長官石
抹咸得卜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卽入奏
請諭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
待報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未夕
輒曳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時睿宗以
皇子監國事聞遣中使偕楚材往寧治之楚材詢察
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家賂
中使將緩之楚材示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具戮

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己丑秋太宗將卽位宗親咸
會議猶未決時睿宗爲太宗親弟故楚材言於睿宗
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
乎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
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年王拜則莫敢不
拜王深然之及卽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旣退
王撫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
時朝集後期應死者衆楚材奏曰陛下新卽位宜宥
之太宗從之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
令楚材議請肆宥衆以示遷楚材獨從容爲帝言詔

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其畧言恐宜置長吏牧民設萬戶摠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死監主自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報待然後行刑貢獻禮物爲害非輕深宜禁斷帝悉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帝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

聚斂自私貲至鉅萬而官無儲待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益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于廷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

賢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爲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
卽日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楚材奏戶州郡
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凡所掌課稅權貴
不得侵之又舉鎮海粘合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
咸得卜以舊怨尤疾之譖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率
用親舊必有二心宜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帝察其
誣責使者罷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
鞠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
治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讐真寬厚長
者汝曹當効之中貴可思不花奏採金銀役夫及種

田西域與栽葡萄戶帝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戶克
之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
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帝可
其奏壬辰春帝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
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
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
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卽爲拒命旣克必屠之汴
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
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
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

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
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
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入城
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
林廟地命收大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
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
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
由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
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
田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南

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柰何因一殍囚連死
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令之亡也唯秦鞏二十
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
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
降甲午議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議以丁爲戶楚
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爭之再三
卒以戶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徃徃寄留諸郡楚
材因括戶口並令爲民匿占者死乙未朝議將四征
不廷若遣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
術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

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實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于元者奏行交鈔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爲監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秋七月忽都虎以民籍

至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制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請皆考覈之以爲定制時侍臣脫歡奏簡天

爲帝寧無過舉卽乃溫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於時務悉施行之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帝意乃解富人劉忽篤馬涉獵發丁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兩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爲害甚大奏罷之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尙以班超之言爲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糟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尙如此况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賞以金帛敕近臣日進酒三鐘而止自庚寅定課稅格至甲午平南河歲有增羨至戊戌課銀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譚史安天合者諂事鎮海首引奧都刺合蠻撲買稅課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極



力辯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爾欲搏鬪耶又曰爾欲爲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歎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楚材嘗與諸王宴醉臥車中帝臨平野見之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擾已忽開目視始知帝至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同樂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帶馳詣行宮帝爲置酒極歡而罷楚材當國日又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恩也歲辛丑二月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

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冬十一月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爲樂獵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姦回廢政多紊奧都刺合蠻以貨得政柄庭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癸卯五月熒惑犯房楚材奏曰當有驚擾然訖無

事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令授甲選腹心
至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
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矣後數日乃定后以
御寶空紙付奧都刺合蠻使自書填行之楚材曰天
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
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奧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
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
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
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
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者皇后亦豈能無罪

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深敬憚焉甲辰五
月薨于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賻贈甚厚復有譖楚
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
臣麻里扎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
文數千卷至順元年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太
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世祖爲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絕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爲宣撫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羌戎尤號難治希憲謀求民病抑強扶弱暇日從名儒若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材爲根本計國制爲士者無隸奴籍京兆

多豪強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爲儒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居數歲讒者謂王府人多專擅不法至是命阿藍苔兒劉太平檢覈所部用酷吏分領其事大開告訐希憲曰宣撫司事由已出有罪固當獨任僚屬何預事竟卒無獲罪者已未憲宗駐蹕合州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今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購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計聞希憲啓曰殿下太祖的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

知且殿下收召家傑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

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號以安

天下世祖然之命希憲先行審察事變對曰劉太平

霍魯海行省將軍在關右渾都海守將在六盤征南諸軍散

處秦蜀太平要結諸將其性險詐素畏殿下英武而

附阿里不哥倘倚關中形勝設有異圖漸不可制宜

遣趙良弼往覘人情事宜從之阿里不哥構亂北邊

遣脫忽思發丘河朔大凶暴真定名士李槃嘗奉

莊勝聖太后命侍阿里不哥講讀脫忽思怒槃不附

已械之希憲訪槃於獄言於世祖而釋之世祖命希

憲賜膳於宗王塔察兒希憲卽以已意白王宜首建
翊戴之謀王然之許以身任其事歸啓其言世祖曰
若此重事卿何不惧之甚耶庚申至開平宗室諸王
勸進謙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進言且曰阿里
不哥於殿下爲母弟居守朔方專制有年或覲望神
器事不可測宜早定大計世祖然之明日卽位建元
中統希憲上言高麗王子僉乂留京師今聞其父死
宜立爲王遣還國以恩結之又言鄂兵未還宜遣使
與宋講好勅諸軍北歸帝皆從之阿里不哥聞世祖
已立命阿藍荅發兵漠北諸部分遣腹心易置將佐

散士卒資金帛又命太平魯海拘收關中錢穀不哥
稱帝於和林趙良弼還自關右奏劉太平霍魯海反
狀皆如希憲言初分漢地爲十道乃併京兆四川爲
一道以希憲爲宣撫使太平霍魯海聞希憲將至乘
驛急入京兆密謀爲變後三日希憲至宣布詔旨遣
使安諭六盤未幾斷事官闊闊出遣使來告渾都海
反應阿里不哥殺所遣使者遣人諭其黨密里於成
都乞台於青居使各以兵來援又多與蒙古軍奧魯
官等金帛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霍魯海同日俱發希
憲得報召僚屬謂曰上新卽位責任吾等正爲今日

不早爲之計殆將無及遣萬戶劉黑馬掩捕太平霍魯海及其黨獲之盡得其奸謀悉置於獄復遣劉黑馬誅密里摠師汪惟正誅乞台具以驛聞時關中無兵備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未得上旨爲辭希憲卽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承吾事制符已飛奏矣又付銀一萬五千兩以克功賞出庫幣製軍衣惟良感激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推節制諸軍蒙古官八春將之謂之曰君所將之衆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臣張聲勢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會有詔赦至希憲

命絞太平等於獄尸於道衢方出迎詔人心遂安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爲帥等罪帝深善之曰經所謂行權此其是也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且詔曰朕委卿以方面之權事當從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機西川將紐鄰奧魯官將舉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于乾州獄送二人至京兆請并殺之二人自念必死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志未一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在言不細今因其懼死並加寬釋使之感恩効力就發此軍餘丁往隸

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執諸校其軍疑與駭亂四出莫可禁遏及知諸校獲全紐鄰奧魯言得澤大喜過望切諭其屬山兵效力人人感悅八春亦釋然開悟果得精騎數千與俱西詔以希憲爲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藍荅兒復自和峽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紐鄰兄宿敦爲書招紐鄰於是成都帥百家奴興元忙古台青居汪惟正欽察俱遣使言人心危疑事不可測希憲遣使深諭戒之兩川諸將素憚希憲威名接堵從命渾都海阿藍荅兒合軍而來諸將失利河

右大震西土親王執畢帖木兒輜重皆空就食秦雍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止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復戰旣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入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於西涼大敗之俘斬畧盡得二叛首以送梟之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眞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時希憲年三十矣已而世祖自征阿里不哥不哥敗走自歸於上都世祖誅其黨而釋之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勅軍吏禁止侵掠違者

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罪又禁諸人無敗易生口由是
四川遂安歸降者益衆又罷解蓋戶所摘軍及京兆
諸處無籍戶之戍靈州屯田者以寬民力欽察獲宋
臣張炳震王致二人俱以母老願賜矜放希憲皆遣
之還因爲書與宋四川制置余玠諭以天道人事玠
得書愧感自守不敢復輕動鞏昌帥府言鎮戎州有
謀爲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首惡五
人宋將劉整以瀘州攻岷州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報
希憲奏釋之且致書宣十臣待整以恩當得其死力整
後首建取襄陽之策里不立勲效宋將家屬之在北者

希憲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
感之李壇反山東事連王文統平章趙璧素忌希憲
勲名因言文統緣張易希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
形勝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爲之輔此事
宜關聖慮帝曰希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
正士何慮焉蜀人費正寅以私怨譖希憲因李壇叛
亦脩城治兵畜異志帝因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
希憲行省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還京師陛
見言曰關陝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
不謀佐貳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帝撫

御床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憲諭良
 又進中書平章政事一日夜半召希憲入禁中從容
 道藩邸時事因及趙璧所言希憲曰昔攻鄂時賈似
 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顧扈從諸臣曰吾安
 得似道者用之劉秉忠張易進曰山東王文統才智
 士也今為李璫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實未嘗識
 其人也帝曰朕亦記此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効
 各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便當時
 翕然稱治典章文物粲然可考又建言國家自開創
 已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



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前古
 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至元元年
 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
 嘔血不能起寢臥草土廬於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
 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痛聲竟不忍言未幾有
 詔奪情起復希憲雖不敢違旨然出則素服從事入
 必縗經及喪父亦如之奸臣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
 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眾畏其權莫敢
 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
 帝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

皇朝通志卷九
 三十三
 何喬

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為相朕無此憂對曰
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陶稷契之道替輔治
化以致太平懷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因論及
魏徵對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不用爾有
內侍傳旨入廟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闕宦預政
之漸不可啓也遂入奏杖之言者訟丞相又天澤親
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使
待鞠問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
陛下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
知其可付大事用為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



察其心跡果有肆橫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
此旨他日或有訟臣者臣亦遭疑矣臣等備負政府
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帝
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召希憲諭曰昨思之
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帝勅
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尚爾遲回
耶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
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為宜詔遣能
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欽察得免希憲每奏議帝前
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

今為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煉大丹勅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建御史官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乃曰亦必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辨希憲曰立臺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亦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



於此若去之使上下專恣貪暴事豈可集耶阿合馬不能對七年詔釋京師繫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用事先朝資累鉅萬為怨家所告繫大都獄既釋之矣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是秋車駕還自上都怨家訴於帝希憲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為言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匿贊馬丁耶對曰不釋匿贊馬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汝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奉為宰相有罪當罷退帝曰但從汝言即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帝問侍臣希憲

居家何為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書固朕所教然讀

之而不能多讀何為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

阿合馬因讒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

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憲嘗有疾帝遣醫二人診視

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必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

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

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嗣國王

頭筆哥行省鎮遼陽有言其擾民不便者十一事詔

起希憲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將行有輿入辭賜坐

帝曰昔在先朝卿深識事機每以常道啓朕及鄂漢

諸師屢陳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為顧退托耳

遼寧戶不下數萬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彼皆素知卿

能故命卿往鎮體朕此意遼東多親王使者傳令旨

官吏立聽希憲至始革正之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

于城西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

之行省希憲命收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

希憲命捧下跪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敢擅繫

民令械繫之其人惶懼求哀國王亦為之請乃稍寬

令待對舉營夜遁俄詔國工歸國希憲獨行省事朝

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希憲遣買於東州得羨餘馬

千三百希憲曰上之則若自銜卽與他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擾民爲甚希憲面諭國壻欲入奏之國壻驚愕入語公主公主出飲希憲酒曰從者擾民吾不知也請以鈔萬五千貫還歛民之直幸勿遣使者自是責人過者皆莫敢縱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地形上於朝命重臣開大府鎮之帝急召希憲還使行省荆南賜坐諭曰荆南入我版籍欲使新附者感恩未來者向化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南土卑濕於卿非宜今以大事付托度卿不辭賜田以養居者馬五十以給從者希憲曰臣每懼才識淺近不能勝負大任何敢辭疾然敢辭新賜復有詔令希憲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冒暑疾驅以進至鎮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卽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按堵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才授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時宋故官禮謁六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故宮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效今所饋者若皆巨物我取之爲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歛

於民不爲無罪宜戒慎之皆感激謝去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人論爲軍人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扞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爲貧民之業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飢大綱旣舉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旦日親詣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

可見也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其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遣廉相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蚩草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久不愈十四年春近臣董文忠言江陵濕熱如希憲病何卽召希憲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五月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爲根本近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感動

上意未幾果有數輩以徙置都邑事奏樞密副使張
易中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辯力言不可帝不悅明
日召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
猶慮及此耶其議遂止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
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
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
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
會議立門下省帝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中使諭旨
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坐而論道時至省中事有必
須執奏肩輿以入可也希憲附奏曰臣疾何足卹輸

忠效力生平所願皇太子亦遣人諭旨曰上命卿領
門下省無憚群小吾爲卿除之竟爲阿合馬所沮初
希憲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整以初附爲都元帥騎從
甚都詣門求見希憲之弟希貢爲通報希憲方讀書
畧不荅希貢出整復免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據
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
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出
愧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衣
襤縷袖詩求見希憲諸兄弟皆耶揄之希貢復爲入
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

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但言困苦乞歸明日希憲遂言於世祖皆遂其請是夜諸兄弟問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之所倚任反菲薄之江南窮秀才却禮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無疑希憲曰我是國家大臣言動頻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賣國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者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此况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而術且將掃地矣十六年春賜鈔萬貫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

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則大奸專政群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已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目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平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乂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肅粹德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諡文正

劉秉忠

劉秉忠初從釋氏又名子聰拜官後始更今名其先
瑞州人也曾大父仕金為邢州節度副使因家邢州
庚辰歲木華黎取邢州立都元帥府以其父濶為都
統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八歲入學日
誦數百言年十三為質子於帥府十七為邢臺節度
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
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
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天寧虛
照禪師遣徒招致為僧以其能文詞使掌書記後遊

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
中聞其博學多材藝邀與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屢
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
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二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
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南還秉忠
遂留藩邸後數歲奔父喪賜金百兩為葬具仍遣使
送至邢州服除復被召奉旨還和林上書數千百言
癸丑從世宗征大理明年征雲南每贊以天地之好
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已未
從伐宋復以雲南所言力贊於上所至全活不可勝

計中統元年世祖即位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
良法秉忠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
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
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
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之為聰書記至元元
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
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
崇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
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帝覽奏即日拜光祿
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

默之女妻之賜第奉先坊且以少府官籍監戶給之
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事無巨細凡有關於國
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帝寵任愈隆燕閑顧
問輒推薦人物可備器使者凡所甄拔後悉為名臣
初帝命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岡
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四
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
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世祖嘗問秉忠曰今之
定都惟上都大都耳兩處何為最佳秉忠曰上都國
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滯遂定都燕之計他

頌章服舉朝儀給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為一
代成憲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嘗築精
舍居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聞驚
悼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
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命符契
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內府錢具棺斂遣禮部
侍郎趙秉溫護其喪還葬大都謚文貞成宗時更謚
文正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
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日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詠
自適其詩蕭散閑澹類其為人

文集十卷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



